

<<论好客>>

图书基本信息

<<论好客>>

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德里达应安娜·杜弗勒芒特尔（Anne Dufourmantelle）邀请所做的关于好客问题的两个讲座组成的。

德里达通过对柏拉图的对话录、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以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历史问题等话题的研究，探讨了“好客”的概念，认为真正的好客应该是一种无需任何提问，无需任何条件的绝对的好客。

这种无条件的好客要求违抗所有的好客规则，无条件的好客超越了权利和义务，而好客本身又被权利和义务限定。

于是，主人就成了客人的客人，客人反而成了主人的主人。

另外，书中还收录有安娜·杜弗勒芒特尔的论文《论邀请》，对德里达的研究做出了评论。

作者简介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犹太血统，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的创始人。

他的思想在1960年代以后掀起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主要著作有《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马克思的幽灵》《多重立场》《文学行动》等。

安娜·杜弗勒芒特尔（Anne Dufourmantelle，1964—），法国女哲学家、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哲学的预言性》《母性的野蛮》《性与哲学》等。

<<论好客>>

书籍目录

导读：“好客”和现代国家政治之间（杜小真）译序：好客，不可被解构的正义（贾江鸿）论邀请（安娜·杜弗勒芒特尔）外人的问题：外人的来到（德里达）不好客（德里达）

<<论好客>>

章节摘录

这是德里达应安娜·杜弗勒芒特尔的邀请所作的关于好客问题的两个讲座。

对德里达来说，好客的问题首先就是外人的问题，而外人的问题必须从外人的到来人手。

什么是外人？

外人如何出现？

我们又该如何去对待一个外人？

德里达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个外人的问题就是勒维纳斯所说的第三者的问题，是所有问题之起源的正义问题。

好客相关正义，而正义，我们知道，这是德里达的解构工作的要义。

德里达是从柏拉图的对话集入手来进入作为好客问题的外人问题的。

在《智者篇》中，有一个外人提出了一种弑父般的不同于巴门尼德所坚持的“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的观点达和勒维纳斯思考的那样——在政治乌托邦中，难道不应该认识到打开人的“城邦”可能性的“无一地点”吗？

这种“乌托邦”在今天之所以能被我们把握，只因为它是从他人，从那不期而至而又总令人不安的客人出发闯入的，它是我们世纪末的“幽灵们”（在德里达理解的意义上）中的一个。

如果说在希伯来语中，“创造时间”等同于“邀请”，那语它，为之加杠，或者可以加括号。

为了成其应该所是，好客不应偿还债务，也不应该被要求行使义务，好客因为优雅，既不应按照义务，也不应为了使用仍然通过“义务”所作的区分向被邀或来访的客人开放。

这种好客的无条件法规，如果我们能思考它，那就应该是没有命令、没有要求、没有义务的法规，一句话，没有法规的法规，没有指令要求的召唤。

因为，如果我们通过义务不仅仅是按照义务实践好客的话，这种履行义务的好客就不再是绝对的好客，它就不再优雅地超越债务、经济而被贡献出来，不再被贡献给他者，不再是为了来者或不速之客的个别性所发明的好客。

”为了接近这些矛盾，我们打开《今晚的罗伯尔特》，开始阅读名为《诸种好客的法规》这不可错过的一章。

这是说“我的叔叔奥克特瓦”的叙述者的叔叔写的“手稿”，手稿“贴在旅馆客房床铺上方墙上，那是专为客人留用的，并且罩有玻璃”。

这是不可错过但又可能被错过的章程，因为它有自己的位置（在床上方并且有些独立，在书的开头），你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人们又完全可能不读它。

这些“手稿...‘罩有玻璃，并且被贴在预留给房客使用的房间的墙上”。

被悬搁，在高处：这就是这些法规的位置，从高处俯视，但所有不绎意的房客从所有可能角度都可以看到言的这种奇特智慧——这种智慧要说明创造时间必须成双，或不如说必须有他者，有原始他人的闯入——是什么？

将来是作为从他者来到我们这里的東西，作为绝对意外的发生而被给定的。

因此，语言并不消除，而是加大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

这是从外部让政治空间作为对非人性的救赎而工作，这种救赎受噩梦纠缠，随时准备停止。

勒维纳斯说，对他人的谋杀，就是不可能对他说“我是”，因为，这个我是，就是“我它”。

不能错过，又不可接近，这些难以捉摸的“手稿”放在床铺上方的墙上，如同法律一样，如同高高悬在人头上的可怕利剑，在客人休息的地方，他不可能，本不应该也不会不读这些任何人都不能视而不见的法规文本。

客人睡觉、做梦、做爱，那些法规在他们头上监护着。

它们监护着，从不可通过的地方，冰冷的地方，即过去一代（在此指叔叔的一代）在其下安置、整理和装订这些法规的玻璃坟墓。

一项法规总是针对，甚至对立于某种本性，这是一个确定的命题。

“玻璃下面”，是不可能有任何变革的，无疑是不可触及但又是可见的诸种好客法规，比诸如书面法规应该成为的那样更加可见，更加可读。

<<论好客>>

这些不再是我们前面听到过的，以其设定的固有的声音在著名的虚拟中对苏格拉底讲话的法规，而是一些书面法规。

总之，它们在此只是为了统制和规定它们自己的堕落。

它们在玻璃下面来看管客人，看管自己的堕落。

漫长迂回的时间流逝，它们将等待我们。

这些书面法规让我们想起安提戈涅为埋葬兄弟需要触犯的那些法规。

安提戈涅这个外人，在父亲越过边界请求外国人接待他的时刻，伴随身边。

安提戈涅的父亲，双目失明，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退场时，安提戈涅还说明被触犯的好客的奇特经历，鉴于这种经验，人客死他乡，也是他本来欲求的终点。

<<论好客>>

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里达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诸如友谊、空间、激情、宽恕，乃至本书主题“好客”等概念的阐述，都是在进行一种解构实践，都是在向人们呼吁对人生诸多不可能性予以关注，提醒人们要清醒、明确地面对不可能性，追寻本源而又不放弃对不可能的趋向，不放弃实践“不可能？”

的“可能”。

德里达从“好客”概念出发，实际上是对西方近当代——特别是对现实世界——的社会、政治理论进行反思，找到一个分析、提问的切入点。

——杜小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